



林乃文

出生：民國五十七年生

學歷：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

現職：文字工作者

舞臺劇劇本 佳作 那年夏天

創作理念

鏡框式舞台的三面牆空間，引發我對這齣舞台劇的靈感。

傳統四合院建築，本來就像是一個家庭的小宇宙。我想像一個默聲坐於第四面牆的觀眾，將看見時間怎樣暖暖流過一座固定不動的四合院老宅。對，就是一個少年的夏季長假。

其中應該有人們質樸平淡的生活肌裡，自然暖熟的人情，和歷久彌新的情感慾望。不管時代怎麼變，劇場概念如何翻新，人的感情質地仍然進化不多——或者說絲毫未變吧。

作者希望這絕非時下鄉土劇的複製。希望即將消褪於速食、張狂、急功的工商社會主流，那種蘊藉溫謙的人生態度，能在舞台上重現。

說鄉愁，或許，一點兒吧。

那年夏天

劇情大綱

這是一齣帶有散文味道的舞台劇。結奏淡而抒情，帶著南台灣鄉間氣氛，彷彿可以聞見樹影搖曳、炙陽高照，和人情濃厚。

鏡框舞台的三面正好圍成三合院的背景。

在台北長大的少年清榮，今年讀高二，像時下年輕人充滿個人主義色彩。父親俊民平時忙於工作，疏於經營家庭，父母離婚的第一個夏天，取得監護權的父親，要求清榮回鄉下老家，與阿媽度過暑假。

喪夫早寡的阿媽，早已養成活著就是為家庭付出的人生觀。她的長子和么女都在外地工作，長女淑端因為婚姻不幸，搬回娘家居住，領養一個女孩惠玲。家中三個女人，加上不時來串門子的侄子俊昌媳婦，過著表面平淡，內心寂寥的日子。

阿媽非常歡喜阿榮到來。她一直遺憾親孫兒沒能在跟前長大，她沒想的是到阿榮內心並不情願。父母婚姻失和的陰影、和長期與媽媽較親的成長過程，加上城鄉差距、語言隔閡，使他對爸爸老家只感到陌生和困乏。

這時，在城市工作的小姑姑突然回鄉，在地方落腳的族叔準備競選鄉長，期期艾艾等著清榮的爸爸回家討論均分財產；另外婚姻失和的大姑姑感到人生沒有希望……等等；在安靜的鄉間掀起陣陣漣漪，也挑戰著阿媽母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妻恩愛的價值觀。

十七歲的清榮，經歷父母離異，看見姑姑、嬸嬸、奶奶不同世代的愛情觀。這年夏天，啟蒙了他對愛的認識。

劇中鄉下背景，閩南語為當地人日常使用的語言，所有女性均用閩南語交

談，黑塗、俊昌在地人也是。但台北生活慣了的阿榮、爸爸，有很大篇幅使用國語交談，小姑姑的男友則完全使用國語。

閩南語的書寫，到目前為止還莫衷一是，並沒有單種標準。筆者為讓不諳閩南語者也能閱讀，以國語的書寫方式為主，而標楷體顯示，演出時由演員與導演從生活性語言中取得更大的發揮空間。

如元雜劇也有很多同音訛寫的方言。我認為劇本為演出而寫，若演員能自然加以生活化言說，導演加入地方習慣風俗更好。另一方面或可為台語書寫能力不足的筆者藉此自我開脫，並期各方專業不吝指教。

人 物

廖清榮 十七歲，在台北長大，念高中二年級。從小由母親教養，父母離異後卻變成必須跟爸爸一起住。今年暑假，父親仍抽不出空來照顧他，強行安排兒子回鄉下老家住兩個月。

林罔市 清榮的祖母。有一個台灣老一輩女子的典型名字：罔市——隨便養養的意思。她是個心地善良但觀念守舊的鄉下阿媽，年輕時即失去長子和喪夫，她以舊式婦女的堅貞活下來，撫養子女，成為完全以子女家庭為重，從不考慮自己的婦女。耳根軟，善感，重男輕女。

廖俊民 清榮父親。平日埋首於工作，甚少時間經營家庭關係，妻子突然提出離婚，雖爭取到兒子的監護權，實際上完全不知道如何和兒子相處。放暑假就把他送回老家，讓老母親照顧，是形象和聲音都很模糊的一個世代。

廖淑端 廖家長女，清榮的大姑姑。從沒離開過家鄉，循規蹈矩的女人，不料遇人不淑，走上離婚的命運，搬回娘家住。個性有點陰鬱自卑，她從族親領養一個養女惠玲，彌補沒有子嗣的遺憾，然而她對養女相當嚴

酷，似乎把對命運的恨發洩在對養女身上。

廖淑美 廖家么女，清榮的小姑姑。平時在台北工作，突然辭職回家，不說任何原因。個性恣意而為，直來直往。在她任性又開放的外表下，其實藏匿著一顆為愛情受傷的心。

廖惠玲 淑端的養女，同為十七歲。安靜、樂觀，笑起來很甜的少女。總是默默坐在三合院一角，幫祖母挑豆子、剝豆殼、揀菜的，很自然的勞動性格。看似默罕，內心剔透。

廖俊昌 廖家另房兄弟，清榮的堂叔。留在家鄉發展，他經過的事業有：做生意、搞直銷、種果園、開發觀光樂園，不停在忙，也不停在換檔，欠下搞不清楚多少的債務。為人風趣熱情，說國語的時候有相當好笑的台灣國語。經常跑到心軟的罔市孀這邊，說風說雨的，逗得寂寞的祖母心口鬆動。

金 枝 俊昌的妻子。嗓門大，身材福泰，衣著鮮豔。最喜歡人家說她好福氣，她也很努力做到這一點，不惜強撐表面風光，驅使丈夫、兒子做有面子的事情。不管內心壓力多大，人前總是一臉笑意。

趙之驥 淑美分手的男朋友。外省人，知識份子類型，很重視自我實現。分手後有重修舊好的意思，特地來到淑美老家來找她。金枝孀念起他的名字，老是發音不準說成：造茲茲、造機機的。

黑 塗 廖厝鄰居。

三孀婆……同村長輩。

男女孩童 若干，三十年前鄉村的衣飾打扮

場景說明

鏡框式舞台，其中矗立一棟台灣傳統的三合院建築。正屋和兩側廂房，正好圍住舞台的上、左、三面，開向觀眾席。

內部大廳可完全敞開，如閩式宅院的一種，僅有支柱，若干廂房可採半開放式設計，有些房間則牆壁以透光幕處理，點燈時可以看見人影綽綽，屋內人物的坐臥行走可被觀見，如阿媽的空間……。

全劇不換景，只隨著場序的推演，變換光線：清晨、上午、中午、傍晚、黃昏，到晚上，暗示時光的流動。

分場主旨

場次	主題	天光	內容提示
序場	近鄉情怯	下午	到門口了，清榮卻不想進去。
第一場	祖孫	傍晚	阿媽說：「你是我們李家兩代單傳的獨子，李家的血脈都在你身軀上。」
第二場	叔叔的民代夢	夜	叔叔說：「要振興李家、榮耀鄉里的方法只有一個——參選！」 姑姑問：「錢在哪裡？」
第三場	姊妹情深	夜	一個為責任而憔悴、苛刻 一個為自由而美麗、悲傷
第四場	小姑姑的情郎	上午	姑姑說：「你想孤獨就孤獨，你想要愛情就愛情，你當我是便利貼？你甚至只用國語跟我談戀愛。」
第五場	孀孀的悲哀	下午	孀孀說：「我不懂什麼愛不愛，我只知道他要依靠我，我也要依靠他。」
第六場	父子間隙	中午	爸爸說：「你是我的兒子。」 兒子說：「但我學到的一切都來自媽媽。」
尾聲	焚信	黃昏	姑姑說：「每一個階段我都給自己一個餅乾盒，收藏記憶。」 「那麼我也要有一個餅乾盒。」 「起什麼名字？」 清榮：「那年夏天。」

序場

(典型的三合院落，座落在離縣道車程二十分鐘的地方。天光約莫下午時分。屋旁有株茉莉樹。人們彷彿都在午休中，只有雞鴨偶然出來巡巡。四周靜謐。只有鳥雀的鳴唱、夏蟬的鼓譟，不時飄來。)

(一個都會打扮的十七歲少年，背著背包，怯生生走近。望著三合院落，腳步躊躇，欲入不入。)

(黑塗騎鐵馬，從路一端到另一端，他一眼看見這個外地人，欲問不敢，慢慢騎走。)

(少年想想：再在人家門口探頭探腦下去，恐怕會被當作小偷。他決定閃開，又遇見折騎回來的黑塗。)

黑塗：毋啊、你是不是罔市孀的查甫孫仔、俊民的囡仔？我聽說你要從台北來，聽了好幾天，你就是清榮仔，對不對？

(少年默認。兩人互相打量，但少年是不動聲色地，黑塗卻是明目張膽地。)

黑塗：我遠遠的就看見你，給我一猜就猜中！你知道嗎你阿媽等了你好幾天，整天叨叨唸唸，唸得我耳孔生螞蟻，癢得腫起來呢一嘆？你阿爸沒有作陣來？怎這樣？你阿爸跟你媽媽離婚，你已經夠孤單了，他還放你一個人……哎呀、歹勢（不好意思）、你罔市阿媽跟我講過，絕對不能跟你講這些、害你失神、你看我這支破嘴……。反正你這次放長假回來，在咱鄉下好好遊山玩水，毋要黑白亂想，也毋要聽我黑塗黑白亂講。喔，我看你這麼瘦，應該嘛也是較神經質、較賢操煩的人喔？我跟你講，什麼事情都不要放心肝底打結，講出來就好解決了……。

清榮：請問，我們認識嗎？我不太記得了……，你是我奶奶的什麼人？還是我爸爸的……？

黑塗：對喔！我只顧啼淘，都忘記自我介紹了！莫怪啦，你一年罕呢回來一

趟，當然對我沒記憶。我是住在你阿媽家隔壁的黑塗！我們家企在打牛
滿百年以上了，我跟你阿爸小時常玩鬥陣呢！

清榮：喔，原來是鄰居喔……。（清榮把注意力撤回，恢復冷漠。）

（兩人又互相對望，這次清榮極力想撇開這個知道太多的「鄰居」，黑塗卻儼然
因為講過兩句話而變成朋友的樣子。）

（這時屋裡走出一個提洗衣籃的少女，在三合院內架竿晾曬衣服。但因為舉止
安靜，毫不惹人注意。）

黑塗：毋啊，清榮，啊你這樣走來走去，看來看去，是在看啥？是不是太久沒
來，感覺真很鮮是不是？

清榮：沒有啦，沒什麼。

黑塗：那你還不快趕緊進去？給你阿媽看看，她足好想你呢，每日都在唸你
呢。你若想參觀，另日我帶你四處走走，我隨時都有閑的。

（一鄉下老婆婆經過，手裡抓著一把剛採收的蔬菜。）

黑塗：……啊，三嬖婆，妳也經過？（哈拉）不用再去種菜啦，有兒子養妳，
幹嘛做得這麼歹命？（正經講）剛剛好！三嬖婆，妳看詳細，這是誰
來？

三嬖婆：啊？少年的生英俊，哪裡來的？哎！難道是罔市的查甫孫仔？天公保
佑，真正等到了，毋負你阿媽一日念到冥，一直在操煩，說我這個金
孫真是可憐，母親不在了，沒人照顧他，怎麼辦？他爸爸也不是會照
顧人的。對喔，你母親離婚了以後，是不是就沒有回來過？有沒有偷
偷回來看你，連你爸爸都不知道？你還有，你爸爸有沒有交別的女朋
友？真的沒有別的女人嗎？（這才看見黑塗在清榮背後，發瘋地狂打
暗號）莫問、莫問，回來就好。啊，真英俊啊少年郎，有閒來三嬖婆
家坐一坐啦！

黑塗：夠啦夠啦，三嬖婆，妳順行喔。

三嬸婆：沒的事，我放一下菜，馬上就趕來了。

（說歸說，三嬸婆卻要走不走的，頻頻眼光留連在清榮身上。）

（這時三合院已被被單遮住，像翼幕般垂下一重兩重布幔。）

黑塗：咱現在快進去，給你阿媽知道……。哎喲，戲才欲開演，布幕卻放落來？喂！喂！阿玲仔是嗎？別曬衫啦！妳表兄清榮來了，去看妳阿媽中覺暎醒來沒？沒睡醒晚上再補眠啦，都來得及！

（被單迅速被拉開，少女從被單一側露出臉龐，看見少年陌生的臉孔，嚇了一跳，落下被單，再從另外一側再掀起，小心偵視。）

惠玲：黑塗叔，你講啥？這位哥哥從台北來的是嗎？

黑塗：阿玲仔，妳變什麼鬼？這樣鬼鬼崇崇的不像妳喲，快出來，給妳台北來的阿兄看看，咱鄉下查某囡仔也未輸都市的姑娘，最大方了。

（惠玲撲嗤一笑，不管他，轉身進屋裡去。隨即聽見她聲音響亮地響起。）

惠玲：阿媽！阿媽！台北的阿兄到地囉！

第一場

(樂聲中，一切都都快速度進行著：被單拉開，罔市、淑端、俊昌、金枝、惠玲，以阿媽罔市爲主，通通走出來。清榮、黑塗、三嬸婆從下舞台走上去。)

(親戚一一介紹。)

(清榮被擁向開放大廳祭拜祖先。)

(推出一張大圓桌，擺在三合院中央，所有人迅速端菜、傳碗筷，一一告坐。)

罔市：坐下來坐下來，大家都別客氣，不分大小、不分主客，一起食飯，人多鬧熱，我看著就歡喜。

黑塗：罔市嬸啊，妳平常不是常講要長幼有序、親毋廢禮嗎？我看妳是歡喜得無可無不可了。

罔市：歡喜是當然歡喜囉，我的金孫長得這麼高、這麼大了。清榮，你阿公在天之靈看到你，一定非常安慰、非常滿足。又還坐長途火車來看我呢，真有孝心……怎麼也不提早跟阿媽講一下？一個人坐車走錯路怎麼辦？跟阿媽講，阿媽就叫你俊昌叔叔去車站接你。

金枝：是啊是啊，你俊昌叔跟我金枝嬸也都在等待你，整天陪你阿媽唸你！這麼久不見，在路上撞到，都不還知道是自己家人呢！不過真詳看，生得跟二兄還真肖像，大家看，是不是？

(眾人爭相點頭。)

三嬸婆：我說連靜靜的不愛講話嘛真親像。

俊昌：這樣問不是廢話？俊民的孩子當然像俊民。阿榮，你阿爸安怎沒作陣來？

金枝：工作沒空啦。台北難道好討生活？三不五時加班開會是正常，臨時有事走不分身是應該。誰像咱鄉下人稼頭閒閒，四處玲瓏蕘？

黑塗：你們俊昌兄事業也做很大啊，種香菇、種西瓜、進口魚苗、開觀光果

園，每項嘛走在咱村子裡拼第一個！風啊雨啊大家都別去探風頭，看我們俊昌臉向哪兒就知！

金枝：你別笑我們就好，好康歹康俊昌通通都是走第一個，給大家做先鋒部隊。

俊昌（拍桌子）：對！拼先鋒！

三嬸婆：不用展風神啦！出脫的都在外頭，說出脫，誰比得過他爸爸阿民？罔市啊，妳今日總算苦盡甘來，一個女人擎養三個孩子，實在不簡單耶！妳看，現在妳的男孩子在北京賺錢，妳的孫子也這麼大了。

罔市：唉，自從他阿公跟大伯沒了以後，俊民就算獨子，他又只生清榮一個。這一房兩代單傳，總共就他一個內孫。我只要想到就感慨：這唯一的內孫，住離我那麼遠，想看也看不到，想摸也摸不著。

三嬸婆：沒的事，人都來了！

淑端：阿玲仔，屁股坐下就被釘子釘住了嗎？不會去廚房看看燉雞好了沒？

金枝：免啦免啦、菜已經夠多。雞桌上就有啦！

惠玲：阿嬸妳不知道阿媽殺多少雞，有燉的、有煮的、有滷的，還嫌不夠，阿媽說要用炸的，說現在的孩子都愛吃炸雞。

罔市：是啊，像電視上一天到晚廣告，什麼「搵得雞」、「麥抵飛」那些……

惠玲：阿媽！是肯德雞、麥香雞啦。

淑端：妳不啼，沒人當妳是啞巴！還不快去！

（惠玲離桌，進廚房去。）

黑塗：那種口味有什麼特色？到處都吃得到。罔市嬸仔，妳的料理上港有名聲、下港有出名，就是碗粿、菜頭粿、甜粿、魚酥羹，眾人稱讚，我光用想的就流嘴涎了。

三嬸婆：柺鬼、乞丐趕廟公！人家是煮給清榮吃，也不是專門請你。罔市，妳

別理他！

罔市：都有通通都有，黑塗愛吃的碗粿、俊昌愛吃的魚酥羹、金枝仔愛吃的炒米粉、三嬸婆愛吃的菜頭粿，我通通有準備。

金枝：哎喲，阿嬸妳真是十二月屎桶——盡拚呢！

俊昌：三八！放屁也要看風頭！大家吃飯的時陣，講什麼屎桶尿桶？

金枝：我講屎桶尿桶就三八？那你還添加一樣，更加撿角（愚蠢不堪）。

俊昌：啥？

金枝：放屁！

（一座哄笑、搖頭。）

罔市：不要緊啦，他們夫妻越鬥越相親，大家看得很習慣了。唉，夫妻就是要像這樣，床頭冤家床尾和，才不會拆散……（警醒）對啦！清榮，再食一塊雞肉好末？

（清榮搖頭，低著頭猛扒飯。）

（惠玲把雞湯端上來。）

罔市：吃塊燉雞腿，很補的，這鄉下的土雞，台北吃不到的，我特地用清補的藥材隔水燉，大熱天吃也不會上火。（一面夾菜入清榮的碗）清榮，現在三餐是誰煮給你們吃的？你阿爸下班回來都吃些什麼？

清榮：都在外面吃，滿方便的。

（對清榮的國語，祖母一時不能會意，淑端以閩南語覆述一次。）

淑端：在外口食啦。

罔市：外口的東西哪會有營養？難怪你這麼瘦！

黑塗：阿嬸，現在外口餐廳開很多，有的做得還不錯，像我有時也在外食。

罔市：你大人了，阿榮猶在發育。

三嬸婆（自言自語，但大家都聽得到）：沒媽媽的囡仔到底卡可憐。

金枝（試探）：清榮，你阿爸阿母以前有時常吵架嗎？

(清榮堅決地搖頭。)

罔市：他們兩孩子都是斯文人，又受高等教育，什麼事不能細聲商量？這我相信啦。

三嬸婆：是說不吵架怎麼會說離就離？

金枝：對啊，還捨得？孩子都這麼大了！

清榮（放下碗筷，大聲說）：別說我媽媽的壞話！我媽媽不是壞女人！

(一座沉默。)

罔市：憨孫！誰敢說你媽媽的歹話？我們都知道你母親是好女人，生你這個好孩子。

金枝：對啊，我們只是心疼你，怕你沒人照顧，不過你猶還有阿媽、阿姑、阿叔、阿嬸，通通給你做依靠，好不好？

清榮：我吃飽了。

(清榮起座，跑進屋內。)

罔市：阿玲仔，快去整理整理妳尾姑姑的房間，給你阿兄歇暈。

惠玲：好的，阿媽。(惠玲放下碗筷立刻跟進。)

罔市：這囡仔心地真有孝，水有源樹有根，他聽不入人家講伊阿母的歹話。

三嬸婆：就是講啊，再怎樣也是親生老母，這囡仔良心真好。

黑塗：咦？什麼人在門口？淑美？是淑美！

(穿著入時的淑美，提著大行李箱，走進三合院大門。)

淑美：怎這麼鬧熱？是不是發生什麼代誌？

黑塗（笑嘻嘻）：沒啦，大家特地歡迎妳回來。

金枝：淑美，妳也回來了，若槍子打著肚臍孔——真準！

淑端：妳為什麼無緣無故這時候回來？

淑美：我想阿母啊，我想我的家啊。難道說我回來的不是時候？

罔市：講什麼瘋話！這是妳的家，妳高興什麼時候返來就返來！一家人就要住

在一起才叫一家人。

金枝：就差俊民一個，一家大團圓。

黑塗：淑美，肚子餓了喔？今天的菜非常澎湃呢！

淑美：你們大家先吃啦，我很累，我先入去房間放行李。

罔市、淑端：房間？！淑美，你等一下啦！

淑美：爲什麼？（停頓）難道我回來的真的不是時候？

（燈光暗。）

第二場

(入夜，蟲聲唧唧，金枝和俊昌夫婦，仍留在大廳祖先牌位前，高談闊論。三嬸婆和黑塗已經回去，惠玲則一會兒添水倒茶、一會兒洗碗，一會兒到埕上收衣服、撥豆子，走進走出。)

俊昌：咱廖家以前在地方上是最有威望、最受人尊敬的家族，村子裡什麼大小事情、紛爭、會議、開廟、做祭，都公推咱阿公做代表。那時咱廖家給人敬重的，可不是因為錢，也不是因為田地，是咱家做人做事的好名聲。阿榮，你爸爸在有台北沒跟你說這些？

(清榮搖搖頭。)

金枝：他阿爸一定是怕說到他死去的阿公會加添傷感。

俊昌：你阿爸沒提，一是怕傷心，二是因為咱打牛滿的事情，拿去台北的鳥籠子內底講，有什麼意思？好家在現在你回來了，叔叔應當講給你知樣。因為這是咱家族的傳承和歷史，咱廖家興旺的時候，叔叔比你現在還小，聽長輩說也是半熟識半懵懂。現在我年紀大了就能體會，這世界上沒有什麼代誌是一時一代做得起來。咱廖家要真正振作威名，可能要等到你這一代，不過阿叔會幫你打先鋒，把路鋪平！

罔市：是啊，清榮還少年，他有什麼不曉，做阿叔的要給他牽成。

俊昌：那有什麼問題！清榮，你聽阿叔講，咱們人活在社會上最重要的人情義理。人活一世不是為得賺錢、有好頭路做就好，是要留名聲給後世。怎樣才是名聲？咱捫心自問：我有否對得起朋友？有否對得起祖先？是不是能把朋友的事當自己的事兩肋插刀，頭戴烘爐，熱心幫忙？是不是地方的興榮，當作就自己事業的興榮同款認真？

淑美：阿姐，俊昌哥最近都這麼激動嗎？

淑端：哪有？講到土地跟政治的事情才這樣。

金枝：對啦對啦，像你叔叔，無事夯枷、無枷夯交椅（無事戴枷，沒枷戴椅子），人家若講一句「鬥幫忙啦」，他就像蜜蜂聞到花，忠臣接到皇命，熱撲撲去了。

罔市：金枝啊，男人要有事頭做，對啦。我看俊昌這麼有勁頭，我心內也很歡喜。尚且我看妳也是嫁雞隨雞，總是幫俊昌走闖，你們兩個人四雙腳，走到哪就跟到哪。

金枝：我這叫做勞碌命！

俊昌：我想通了，咱打牛滿的人，哪一個靠務農賺到錢？哪一個有錢人不曾買賣土地、蓋樓仔厝？種田、種果園的人，是傻呆，永遠沒有出頭天的機會，但是賣地做生意的人，賺到了錢卻沒賺到名聲。

淑美：俊昌哥哥，你是不是最近又要做什麼新生意？

金枝：你俊昌哥哥不是做生意的料啦！他是有那勁頭，不過沒那個奸巧。

俊昌：自私的人才奸巧，我想通了，我不是一個為自己的人，我是咱阿公的種，什麼代誌都要行排頭！像咱二哥在台北做事，是很優秀啦，但在咱村子裡，若有什麼代誌，誰會想到廖俊民？他們再怎麼找也是找我這個沒運沒出頭的廖俊昌！

金枝：你們看俊昌平時散仙散仙，地方的代誌他還真肯出力。

俊昌：在我看，咱打牛滿只是沒好好建設而已，要是築兩條直通台中、彰化的高速公路，蓋兩間博物館、文化中心，爭取一間大學在我們村子內，這樣兩邊的田地不出兩年都變成商店街，高鐵也經過我們這裡，馬上就出頭天了！

淑端：俊昌哥哥，你講的都是政府在做的代誌，你講這些做啥？

罔市：是啊，你若是做生意或是做果園，買種籽買肥料、租店面什麼痞的，我們都還可以會幫幫忙。你講那政府做的代誌，是什麼人贊助得起？

淑美：阿母！妳的錢也是辛辛苦苦存起來的呢！

罔市：有什麼關係？一家人就是要互相幫忙，才能一門興旺啊。當初，妳阿爸過去時，我一個人帶你們三個孩子，妳還在我手上抱著呢！多虧俊昌的爸爸、你們伯公的幫忙，說咱一家族，不用太計分你的我的。人家說吃人一斤，還人四兩。現在，俊昌他有困難，就等於是我們廖家有困難，我當然要給他幫忙，俊昌若好好做事，我也替他阿爸跟阿母歡喜。

淑美：話是沒錯，我也很希望俊昌哥哥賺大錢、做大事業。不過俊昌哥哥每次做生意，總是前頭熱呼呼，後來冷悄悄，就像一顆石子掉落井底。

淑端：淑美！

金枝：俊昌啊，你聽到沒？不是阿嬤跟阿妹不肯給咱贊助，是怕咱不夠認真。你就要更打拼、爭一口氣給大家看，有頭有尾，不成功絕不罷休！不過阿嬤，不是我在講，俊昌他這回真正有決心，我看他一個條直憨頭，講到政治的代誌他還真有慧根，一點就通。

罔市：政治？妳說啥？他要行政治這途？

金枝：是啊，咱若當選民意代表，就可以跟縣長平起平坐了。

罔市：勿使、勿使，政治的代誌絕對不行！

俊昌：是為什麼？阿嬤，政治就是眾人之事，若不從政，要怎樣為地方服務？

罔市：俊昌啊，頭路那麼多，行行出狀元，你何苦一定要從政？做別途難道不行？

俊昌：但這是我真正的興趣啊。阿嬤，現在選舉很普遍，沒什麼危險。而且這不是為我自己，可是為咱廖家，這是咱家聲恢復的機會呢！

罔市：免啦、免啦，你免再講，我不要聽。我最厭氣聽到政治這兩字！

（俊昌還要再說，金枝作勢阻擋。）

金枝：喝茶啦喝茶，大家先止口乾啦。平平氣，今日是清榮來鄉下住的第一天呢，大家講一些輕鬆的、開開玩笑好不好？

淑端：阿玲仔、添燒水了！阿玲仔！這囡仔死到哪去了？

(黑塗從外走來，向埕庭上剝完豆子、掃豆屑的惠玲問屋裡情況。)

黑塗：阿玲仔，妳阿媽咧？

惠玲：在客廳。

黑塗：啊妳母親咧？

惠玲：也在客廳。

黑塗：啊妳淑美阿姑咧？

惠玲：阿姑、阿母、阿媽都在客廳，跟阿叔、阿嬤，還有台北來的清榮哥哥，一起在客廳喝茶開講。

黑塗：啊妳怎不一起喝茶？阿玲仔、不用掃了啦，塗腳（地上）已經真乾淨，比我黑塗的面還要乾淨！

惠玲：才沒有呢。黑塗叔你回去換一套新衫喔？看起來真不一樣呢，你快進去吧，大家都在裡面。

黑塗：毋啦、這件哪有多新？買很久了、買很久了……。阿玲仔，妳也快進來喔，不用再掃了啦、不用掃了喔……。 (叨叨念念卻足不停步地往內走)。

(黑塗走進客廳。)

金枝：黑塗啊，你今日國術館歇店是末？這麼有閒？一天來三趟？

黑塗：沒啦，反正晚了也沒什麼生意，放虱母（跳蚤）相咬而已。咱這鄉下店面，土俗土俗啦，跟彰化的國術館大概不能相比喔——喔？淑美？

淑美（嫣然一笑）：怎會？都市的國術館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或是半路出師的，哪有咱故鄉的正港？黑塗兄，剛才俊昌哥哥在講，他的興趣在政治，要去選縣議員，這件事你知也不知？

黑塗：議員？我看賣肉圓較快啦。毋啊、俊昌！熱心地方是一回事，去選舉又是另一回事呢！選舉要很多錢，你有錢嗎？這幾年景氣也不是很好，生意也很難做，相信你也沒才能存幾文錢。你莫聽村頭那邊給你灌迷湯、戴帽子，就信以為真，你要知道講好聽話那是免本錢的，別人的孩子死

不了……。

俊昌：好了好了，這是我們廖家的代誌，你插忒多話做啥？

黑圖：聽你的意思是講是講你掠你全家族作靠山，祖產都給拼下去？但是現在你家的田產，若有剩，也只剩淑美、淑端，跟俊民的分爾爾，不是嗎？

金枝：這不是這樣講……。

罔市：免再講了，不是錢的問題，也不管興趣不興趣，什麼議員肉圓，反正咱廖家的人都不准碰政治，離政治越遠越好，平安順靜，咱做百姓就好了。

俊昌：阿嬪！時代不同了，現在選舉是平常的代誌，跟咱出去賣肉圓幾乎是一樣的，只是我賣的是服務、是做人。現代做政治的無人在用性命，通通是用錢，你聽，連黑塗仔也說，選舉就是錢，當選就賺大錢……。

黑塗：喂！「連」黑塗仔是什麼意思？咱只是講話較土直，頭腦是沒較輸人喔！

（罔市沉痛地搖頭。）

淑端：阿兄，阿母累了，莫再讓她煩惱了。

黑塗：是啦，俊昌，做政治的，三色人講五色話，那款路你行得來？你連那些生意人都比不過了。

罔市：你們難道不記得你叔叔跟俊國大哥是怎麼去了？我每天去車站等消息，人家講個影，我當生個罔；一下子走嘉義，一下子去西螺，什麼也無見著，生不見人，死不見屍。也不敢多問，不知要問誰，真是有手伸無路，有腳行無步……。我是怎麼挺過來的？自那時起，我就立誓我廖家子孫以後絕對莫碰政治的事。你講現在時代不共款了，時代再不同，難道有人吃屎？骯髒的事就是骯髒的事，風險的事就是風險。你阿爸若在生，我相信伊也會同意我的看法。

俊昌：阿嬪，妳講到哪裡去啦？

罔市：若說你因此有什麼閃失，我怎麼對得起汝在天之靈的父母？

金枝：阿嬤、妳別傷心，咱別再提此事。不過，阿嬤啊，人家說德蔭三世，富貴在天。你看現在俊民兄、淑端、淑美，都又孝順又有才幹，清榮也這麼大了，阿玲仔又乖巧，這都是妳苦盡甘來的結果。世事難料，不定風水就要輪流轉，也到換咱廖家出頭的時候了。像我嫁給俊昌以來，不曾清閒，煩惱一直不斷，不過我總想只要默默管家、餬子，天公疼憨人，總有一天會給咱福報。

罔市：金枝，在阿嬤看來，你夫妻兩個人，兩雙手四隻腳，作伴打拼，一世人沒分離，就是再幸福不過了。阿榮，你來這兒，來阿媽這邊坐。（清榮走過來，罔市無限感慨地撫摸清榮的頭髮）時間過得真快，你阿公過去也有四十冬了，你俊國阿伯，也差不多你這大，不放心他父親，硬要追出去，誰知一去就沒再回來了。

（惠玲早已進來，替大家添茶。）

惠玲：阿媽，喝燒茶。

罔市：時機歹時，怨嘆有什麼路用，也只有吞聲忍耐，等待時間過去。但是爲什麼，我來沒伴是命運的安排，沒法度；但我的罔一俊民、淑端，兩個孩子爲什麼結婚又離婚，沒一個婚姻幸福的？是我沒教好？還是我前生造什麼業障？

金枝：阿嬤，妳莫這樣想啦！

（淑端別過臉去。）

淑美：媽，結婚若不幸福，還不如一個人比較快活。姊姊現在不是比那時好嗎？

罔市：淑端這孩子命不好，她是我親身出馬把她帶回來的。我跟她講，莫怕人見笑、不管別人怎麼講，妳回來給阿母養妳，莫留在那裡給人糟蹋。她本來還吞溫，我就跟她講，難道阿母有勇氣飼養嫁出去的女兒，妳倒沒

勇氣離婚？

淑美：對！阿母，妳講了真對！

金枝：淑端的夫婿真是豬狗牛，連畜生都不如，害淑端連一個孩子也生不出來……。

淑端：那都過去的代誌了。阿玲仔，豆仔撿好末？只會一直斟水，茶葉也無換一下。

金枝：免啦免啦，免換了啦，真晚了，我們就要回去了。

黑塗：那這樣我也先回去了……，（看一眼淑美）明天再來。阿榮，明日我再帶去四處逛逛，你早睏比較有眠。

清榮：可是……，我自己逛就行了。

黑塗（台灣國語）：不行不行，你不要害羞啦。

罔市：黑塗，你國術館有無閒？工作較要緊，阿榮我會叫伊俊昌阿叔、還是淑美阿姑，帶他出去玩，他不怕無人作伴啦。

惠玲：還有我，阿媽，我也有放暑假。

黑塗：妳最閉塞啦，躲在被單後面不敢出來的是誰？還敢講？

惠玲：你一直給人家記得幹嘛啦！（低頭轉過去欲收茶盤。）

金枝：阿玲仔，妳也早點睡，妳這孩子有夠乖、有夠伶俐！這時代哪裡找這樣的孩子，有這麼賢的女兒囡，妳媽媽以後還用煩惱啥？

惠玲：是阿嬤不捨得嫌人家啦。阿嬤、阿叔，小心好走。黑塗叔，明天見。

黑塗：我明日會再來。

罔市：多謝啦。

（惠玲目送黑塗、金枝、俊昌走出門，一回頭，正看見淑端冷冷的目光。）

惠玲：媽媽。

淑端：妳風騷完了沒有？不會看久一點兒？送更遠一點兒？笑得更傻神一點兒？

(說完淑端自己收起茶盤進廚房，惠玲默默拿抹布抹桌子。)

(罔市等人送客到埕上。)

金枝：阿嬤啊，免送了，這裡就好，咱自己人，又不是客人。

黑塗：淑美啊，妳有閒也來我的國術館坐一下。

淑美：我又沒哪裡扭傷？去國術館做啥？(一笑)我開玩笑的啦。

黑塗：妳……(一時卻想不出該說什麼)妳總是這樣，人家說正經的。

金枝：阿嬤，我們來走。清榮頭一天來，早點睏咧。鄉下地方不會太熱，半夜窗子開開，風吹吹就很涼了，知道嗎？

俊昌：阿嬤、來走。

(例行那些寒暄碎語後，進屋的進屋，黑塗也走遠。)

金枝(一驚)：什麼東西？

俊昌：妳做啥？

金枝：剛剛我好像看著什麼影子閃過去呢！

俊昌：查某人、神經質。對了，剛剛我講話妳給我擋著是什麼意思？沒幫忙就慘死了，還給我阻擋。

金枝：時到時擔當，沒米煮番薯湯。我跟你講，你做人講話也要看臉色、看氣氛、勿強？，不然是怎樣跟人從政治？反正阿嬤是疼你的，你若撩下去，阿嬤難道會眼睜睜地、放你不管？現在莫把話說絕了，害大家變臉……哎喲！

俊昌：做什麼？

金枝：那黑影好像又那邊閃過去了啦！

俊昌：哪有啦？你真是惡人無膽耶。

金枝：那你行前，行頭前。

俊昌：走就走。咱村子裡這盞路燈有夠暗，跑過去老鼠還是狗都分不清楚；還有，這條路都十年了不曾重鋪過，坎坎坷坷，真不知村長在做啥事？…

... 。

(邊嘍叨邊走遠。)

第三場

(夜蟲吱吱，夜色更沉。俊昌夫婦走遠，三合院的廂房燈亮起。淑端、淑美姊妹穿著睡衣，在廂房聊天。)

淑端：淑美，妳對黑塗難道有意思？若沒意思，就閃避些，鄉下一點兒地方，風聲傳得很快。

淑美：我難道做啥不對的代誌？我有禮貌，有笑神，難道不對？

淑端：妳以為這樣人家就會喜歡妳？人家是在取笑妳。

淑美：人家喜歡我、無喜歡我，有什麼要緊？他自己歪想，關我什麼代誌？再講，我就是愛人感覺我可愛，也沒什麼不對呀！誰人不愛別人疼？不愛別人喜歡妳？明明想要人疼，還假仙假怪，臉臭嘟嘟，這樣才見笑呢！

淑端：我不懂妳在講啥不要臉的話，我只知曉人有責任和義務。妳若愛人就有責任，不愛人家就快講明。我對阿母、對這個家都有責任呢，哪像妳，自小就嘴含糖，做代誌沒半撇。剛剛眾人問，我不願講破，妳是不是在彰化不順遂才返來？是不是，妳什麼時候會爲了阿母，憐母親孤單，還是擔心厝內，有水沒米才返來？

淑美：我自己的代誌自己負責，妳莫操煩啦。我知道，我和二哥都沒妳有孝心，留在厝裡陪伴媽媽。不過妳整日愁容深結，媽媽看著心情也不會爽快！

淑端：要不然妳是叫我裝瘋賣傻，四處風騷，這樣才叫有孝是末？

淑美：阿姊，妳的委屈大家都知道。

淑端：你們都不知！你們以為你們知道，其實你們都不知！

淑美：噓！阿母在睏啦……。阿姊，再說，妳實在也沒必要對阿玲仔這麼壞？她跟我不一樣，又伶俐做又從不厚嘴舌，莫不是妳親生的妳就……。

淑端：我就是當她是我親生的才這樣，妳以為我當她女婢傭？她若是旁人的因

仔，我也會曉講好聽話：阿玲仔生得足可愛！阿玲仔妳這件衣衫哪裡買的、真好看！阿玲仔妳以後絕對無問題啦、天公疼好人嘛！妳以為這樣才叫做疼她？女人不比男人，鄉下人又不比都市人，講白點兒，這間厝不知還能栽培她到幾歲？說不定還要靠她來擔當。她將來欲靠什麼人？靠她叔叔伯伯？靠她姑姑妳？還是靠男人？甬想了！妳看，就連我們二哥都跟自己的老婆離婚了！

（惠玲抱薄毯、枕頭走來門前敲門。）

惠玲：小姑姑，阿媽在問妳們棉被夠不夠？她說雖然是熱天，半夜也也還有淡薄寒。

淑美：多謝啦，阿玲，進來。好久沒看妳啊，妳愈大漢愈漂亮。

惠玲：哪有？阿姨妳才是真漂亮，連電視上的明星看起來嘛跟妳差不多。

淑端：好聽話莫學比較好啦。咱這兒的人，都只知道講好聽話，安慰自己，騙騙老人家小孩子，有什麼路用？反正，你們回來阿母歡喜就好。

淑美：是啊、妳最棒、妳最會曉想、妳最歹命、妳最委屈、妳都沒有錯、做錯的都是別人！妳從小就這樣！

淑端：講什麼瘋話！妳知道我心裡面多痛苦？

（吵架和啜泣的聲音。）

（淑美走出廂房，摸出一支煙，點上，狠狠吸了一口，突然發現清榮在埕上一角呆坐，直覺反應要藏起香煙，想想也來不及了。）

淑美：你怎麼不去睡？

（清榮伸出手，表示也要抽。淑美遲疑甚久，終於遞出去。）

淑美：莫給阿媽看到，伊會跟我念到死。

（清榮噴一口菸。）

淑美：抽菸不是好事情。（停頓）你什麼時候學的？你爸爸知道嗎？

清榮：爸爸很少在家，不知道的事可多了。你應該問我，他什麼事知道的。

淑美：還不睡？

清榮：睡不著。

（淑美歎了一口氣，仰頭望星星。）

淑美：這樣這間厝睏不去的人至少就有三個人囉。

清榮：哪三個？

淑美：我、你，和你大姑姑。

清榮：說不定還有我媽媽。

淑美：什麼？

清榮：沒有啦。

（夜蟲更響，星斗移轉。要進房睡的惠玲在屋後看見兩個姑姪，默默看，不做聲。）

清榮：唉，鄉下的夜好長啊。（OS）媽媽，你現在正在做什麼？有沒有像我一樣也睡不著？

（光漸漸全暗。）

第四場

(日出，雞啼，陽光明媚。)

(黑塗穿著功夫裝、興高采烈而來。)

黑塗：清榮、清榮、起來喔！我帶你去練武喔！看你要去山上，還是要去海邊，海邊的沙仔浦……。

(另一邊，俊昌也來，手裡拿釣竿。)

俊昌：黑塗，你也這麼早？

黑塗：真剛好，你也來了！

俊昌：這不是剛好，是昨天就講好了。我是清榮的族叔，我有責任教給他他阿爸的專長。從前俊民是我們兄弟裡面釣魚的第一名，我今天啊，專程帶清榮去溪邊學釣魚。

黑塗：釣魚是不錯啦，啊不過他也是咱打牛滿的子弟啊，若要學，學咱西螺男兒的腳手功夫更正統，西螺七崁出拳師呢。

(黑塗邊說邊舞起來。罔市從屋裡走出來。)

罔市：大家早啊！哎喲還帶傢伙喔，來找清榮釣魚？勿使啦，他還在睡。

黑塗：毋啊、日頭那麼高了，他還在睡，是對還不對？

罔市：他們都市人都比較晚睡，早上爬不起來，淑美在都市住久了也是這樣！

黑塗：淑美也還在睡？！（頓時無精打采）

俊昌：咱這裡又不是都市，咱這裡是鄉下，我去給他叫，清榮！清榮！

罔市：俊昌，另天啦！慢慢來，他又不是在這裡住一天兩天，總嘛有機會，進來食早飯啦。咦金枝沒一起來？

俊昌：她按算我們要去釣魚，說要送飯丸去溪邊。

罔市：那麼就趕緊進來打電話叫金枝不用送了。黑塗，你去哪裡？鬥陣來吃飯喔。

黑塗：免啦，罔市嬸，我回來去。

（俊昌與罔市一起入內。另一邊傳來刷刷刷的掃地聲。）

（清榮夢遊般走出來。）

清榮：一大早、這麼吵！（一轉頭看見惠玲一路掃地過來。）……早安。

惠玲：早安！

清榮：嗯……嗯？

惠玲：廁所在那邊。

清榮：謝啦。

（尿完走回來。）

清榮：要不要我幫妳掃地？

惠玲：不用，沒關係。

清榮：喔。

（清榮無聊發呆。）

惠玲：地上有香煙灰。

（清榮跳起來，盯著地上。）

惠玲：被我掃掉了。

清榮：啊！

惠玲：你比較喜歡釣魚、還是打拳練武？

清榮：練武？

惠玲：是啊，黑塗叔開國術館，除了給人看跌打損傷、脫臼啦、推骨的，也教人練武術。他今天早上有來過。

清榮：……你們這裡有沒有網咖？（惠玲搖頭）午夜場電影？（惠玲搖頭）Disco舞廳？（惠玲搖頭）Pub？（惠玲搖頭）保齡球館？（惠玲搖頭）任何晚上開的店？（惠玲搖頭）都沒有？！我的天啊！

（清榮歎口氣恢復呆坐，惠玲繼續掃地。）

清榮：妳爲什麼一直在做家事？

惠玲：我不覺得我一直在做家事啊！……告訴你，其實，我在偷偷聽鳥叫的聲音。

（清榮也一起仔細聽。）

清榮：只有麻雀而已嘛。

惠玲：才不呢，你仔細聽。有沒有聽到，有一種「嚶...嚶...嚶嚶嚶」，像廟裡敲木魚的聲音？

清榮：嚶...嚶……？

惠玲：那是「花和尚」。大小和麻雀差不多，但顏色可天差地遠了，紅紅綠綠黃黃紫紫的，翅膀像翡翠一樣，好看得很。雖然叫聲像和尚敲木魚，樣子一點兒都不像和尚，牠又叫做五色鳥。你再聽，有沒有叫著——「苦啊！苦啊！」的聲音？

清榮：……？

惠玲：那是「苦媳婦」，人家說它是被虐待的媳婦死後變成的，所以還在田邊徘徊，一直叫著「苦啊！苦啊！」的，其實它的真名叫秧雞。秧雞很敏感，風吹草動它就躲起來，所以人不太容易看得見牠們。

清榮：妳好厲害。

惠玲：久了你也會聽懂。今天阿叔來找你釣魚喔，不過下午會下雨。

清榮：哪有？我看天氣好得很！

惠玲：會下雨。雲的形狀，還有空氣要濕不濕的感覺，你不要看現在日頭烈、雲很白，我中午就要收衣褲了。

（惠玲掃完地，放好畚箕。拿出一盆襪子和衣服來晾。）

清榮：妳是大姑姑的女兒吧？

惠玲：……你是不是想問我，我是不是我媽親生的？

（停頓數秒，清榮點點頭。）

惠玲：我是媽領養的。

清榮：那妳還記得妳原來的爸爸媽媽嗎？

惠玲：不記得，那時我太小。

清榮：原來妳比我還慘。

惠玲：我不覺得慘啊。阿媽、媽媽、阿姑、阿叔、阿嬸，還有這兒的黑塗叔、三嬸婆……，通通是很好的人。你以後會慢慢了解。

清榮：如果有一天，妳遇到妳的親生父母，妳要跟他們說什麼？

惠玲：說什麼？——我叫惠玲啦，我住在打牛瀆。

清榮：然後呢？

惠玲：沒有了。

清榮：其他的話呢？

惠玲：其他的他們自己看得見啊。

清榮：妳不說明一下？像是我很好什麼的。

惠玲：好不好他們自己看得出來嘛。再說，別人說的也不一定相信，不如自己親眼看到。

清榮：喔。（OS）：媽媽，我清榮啦，我在「打牛瀆」。除了不習慣，什麼都好。

（黑塗騎鐵馬再經過。）

黑塗：清榮？！啊你起床了？啊你阿姑咧？

（淑端從牆側出來）

淑端：我在這裡，什麼代誌？

黑塗：毋啦、毋啦，妳很早啦。

（三嬸婆挑菜擔上。）

三嬸婆：淑端，要買菜末？

淑端：三嬸婆，我去上班了，問阮阿母啦。

惠玲：我去問阿媽！（立刻返進屋裡。）

（三嬸婆搖搖晃晃到埕內，與罔市奶奶挑三檢四。）

黑塗：清榮啊，西螺七崁你聽過沒？廖添丁、阿善師，通通很有名的喔！

清榮：我們是廖添丁的後代嗎？

黑塗：五百年前大家攏嘛一家人！廖是雲林縣的大姓，古早古早是一家人，來這坎坎坷坷的台西開墾。

清榮：七崁是什麼意思？

黑塗：崁，就是低地的意思。咱西螺以早是地勢高低不平的惡地，像頂崙、二崙、崙背，是地勢高的地方，打牛瀆、下瀆、瀆仔是凹地。高的地方缺水，低的地方淹水，種什麼死什麼，好家在咱祖先個性真倔強，把濁水溪的水和沙子引進來，總共填平了七大崁，二十三個庄。清榮你不是讀冊第一名？學校難道不教這些？

（清榮搖搖頭。）

黑塗：這怎麼行？咱打牛瀆是七崁裡的第六崁。從前海邊海賊很多，爲了保護咱田莊，從唐山來了一個拳師陳明善，就是阿善師，拳腳功夫、毒藥暗器，都非常不了得！當時，咱西螺的男人都會幾招功夫。日本人來時，我們在八卦山打死了多少日本人，所以日本人真怨恨我們呢！後來廖添丁嘛是從台西去艋舺，專門暗殺日本人。

（金枝驚魂未定跑進來。）

金枝：鬼啦！有鬼啦！我剛剛看見一個人影，咻一下就不見了。

黑塗：光天白日見什麼鬼？

金枝：真的啦——噓！咱悄悄的。

（眾人隨金枝悄聲走到靠荊桐樹的一邊籬笆，一探頭，果然看見一男子鬼鬼祟祟躲在樹後。）

金枝：有賊仔喔！掠賊偷喔！

(陌生男子逃出去，黑塗衝出去！俊昌等從屋裡衝出來。)

(陌生男子被黑塗抓回來，金枝往其背上猛踹。)

金枝：給他打、打給他死！打死這個死賊偷！害你老娘當作見鬼！

賊仔：幹什麼啦？我不是小偷！

金枝：廢話！有賊仔會自己承認是賊仔喔？

黑塗：還是外省賊！

賊仔：我是淑美的朋友！廖淑美！是不是？

(兩人止手。)

金枝：淑美？伊講咱家那個淑美喔？

黑塗：毋啊？你找淑美要做啥？

賊仔：請問廖淑美住這裡沒錯吧？我叫趙之驥，我來找廖淑美。

金枝(台灣國語)：造雞濟？

(罔市、惠玲、淑美都走出來了。)

淑美：你？你來做什麼？

黑塗：毋啊、淑美，他這人很不光明磊落，在門口賊頭賊腦，不直接進來，一定是不是什麼好人！

金枝：唉，仔細看，還生得斯文斯文，未輸一個老師咧。(台灣國語)你說你叫造吱吱、還是造嘰嘰？

之驥：我叫趙之驥，之乎者也的「之」，老驥伏櫪的「驥」。淑美，我……。

淑美：你來幹什麼？

之驥：我聽說妳把工作辭了，租的地方也退掉了。

眾：啊？！什麼？

金枝：啊！大家莫站在太陽下曬肉乾，大家進來慢慢聊。啊不然，我們先進裡面泡茶，等你們，喔？阿嬤，咱們先進來。

罔市：金枝啊，客人還在外面，這樣沒禮貌。

金枝：嬌啊，現在這一刻最重要不是禮貌，是情調。淑美在外頭交的男朋友，跑來這找淑美，這不是很「羅曼蒂克」？我們快進去，莫給他們攪擾。

（眾人或識相或不甘願，半推半就，往屋後面去。）

之驥：淑美，以前妳跟我講過很多次妳在鄉下的家，我總算來看了。

淑美：現在來，有什麼意義？

之驥：淑美，我想看看妳從小出生、長大的地方。

淑美：不過是個鄉下地方，有什麼好看的？

之驥：這棵樹，就是妳說的，大人常約定談判的地方吧？

淑美：是啊，從我爺爺那時就有的荊桐樹。你是從火車站過來的吧，沿途應該可以看到一些種香瓜和甘蔗的田，離這裡半里路程是濁水溪，小時候，我和姊姊常去那裡洗衣服。……之驥，你不是這種人吧？你搭兩個鐘頭的車，就爲了在這鄉下所所事事地閒晃、跟我說這些香瓜、荊桐樹的事情？

之驥：不是這種人？妳認爲我是哪種人？

淑美：我怎麼知道？我不就是因爲不了解你，所以才被你甩掉的嗎？

之驥：淑美，妳爲什麼一定要這麼說呢！我那時候狀態還很不穩定。我一直在矛盾、苦悶中，我很想超越我自己、擺脫掉我看不見的那沉重的包袱。

淑美：結果你擺脫掉的是我！

之驥：妳是我很重要的一部份。我每天醒來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妳，胳膊酸麻，臂彎裡枕的也是妳。我不知道，這樣的我是不是算有所改變？我是不是都能兼顧？這是不是就是我要的生活？我不是想擺脫妳，只是我的生活到處有妳的影子。

淑美：別再說了。小聲點，我們這是鄉下地方，沒人了解你那時髦的想法。……所以你現在了解自己了？

之驥：我現在明白，自由和愛是可以兼顧的。妳對我很重要，淑美，我深深了

解不想離開妳。

淑美：你現在不需要超越自己了？

之驥：現在對我來說，最重要的是妳的愛。

淑美：你想改變的時候，就說你要自由；你不要改變的時候，又說你需要愛。

趙之驥，你當我是什麼東西？我不是便利貼耶，我廖淑美，是有心的，不是你呼之則來，揮之則去的一件東西！

（壓抑住，再走遠一點兒。）

之驥：妳只是無法釋懷，提分手的人是我！

淑美：我真正無法釋懷的是，人的感情怎能說變就變？

之驥：淑美，我有點兒不了解妳了。難道妳可以跟我保證，妳就不會有變化的一天？妳承認吧，感情這種事是沒有什麼天長地久的。變化有什麼不對，說不定我只會變得越來越愛妳啊！

淑美：我希望你不管怎樣，變得慢一點兒。老夫老妻，七年、或十七年後，拖到不能再拖才離婚。熱烈地相愛，一年、或三年，然後變淡了，就分手了。可是你叫我怎麼說？三個月！三個月你就厭倦我了。

之驥：慢一點兒？多久叫做慢？

淑美：至少你可以再晚兩個月，再晚兩個月再跟我累了、甩掉我。

之驥：我沒有……。

淑美：沒有厭倦我，是吧？可是你說你要分手，當晚就搬走了，電話也換了。

之驥：淑美，兩個月、三個月對你有這麼大的意義嗎？如果說，分手是一定要的，三個月還是六個月，有什麼差別？

淑美：有！就像你明明是你，卻要分有超越的你和沒超越的你一樣！

之驥：所以妳說……六個月？

淑美：至少是我對人心保值的時效的信心。雖然我知道愛也許有期限的，但是三年五個月才到期，和三個月又五天就到期還是不一樣的呀！我媽媽為

我父親守寡四十年，我大姊流三次產才和丈夫離婚，我家這座老房子有一百年歷史！每一樣東西都比你對我的愛情長！

之驥：這是鄉下啊、保守的老觀念啊，凡事忍、忍、忍，慢、慢、慢，妳不說過也很討厭這樣嘛！

淑美：我……我只知道好的東西都不能變得太快。像粉筆灰那樣拍拍就掉了的，算什麼真情？

之驥：所以說如果我們愛過六個月又五天，妳就會對我的評價有所不同囉？

(沉默)

之驥：妳就不管我們倆適不適合、會不會幸福，而爲了這個拒絕再給我們一次機會？

淑美：之驥，你讓我對人性寒透了心。

(兩人沉默，只聽見蟲聲唧唧，如浪湧捲。)

之驥：我走了，就不進去坐了。

淑美：要送你去車站？

之驥：不用了，我知道路的。

(趙之驥離開，淑美一個人呆立。屋裡人一個一個出來。)

金枝：淑美！妳怎麼給他一個人走去？

罔市：妳怎麼朋友連杯茶都沒請進來喝一杯？

三嬸婆：是啊，至少介紹阮大家看他是圓的還扁的？！

淑美：他趕火車啦。

黑塗：淑美，彼個人有對不起妳，對未？我幫妳去教訓他！

淑美：誰都莫去！你莫管閒事！

金枝：是真的喔？那個叫啥名姓？叫「造租去」、亦是「造機器」？

淑美：勿要緊啦，同事而已，擔心我才來的。那個人一句台語也不曉，我怎麼可能跟這種人談戀愛？自以爲是，一點兒也不肯遷就別人、了解不懂的

所在。沒可能啦，一句台語也講不通，想我遷就他，哼！免想！

（淑美快步走回廂房。）

罔市：淑美怎這樣？凶巴巴的，一點兒都沒女孩子家的款。

金枝：奇怪，這我看沒這麼簡單……。

清榮：黑塗叔，我要練武。

黑塗：練武喔？好、好，來啊。（強自振作）

惠玲：清榮哥哥，俊昌阿叔已經拿魚竿來了，今天先要去釣魚，好末？

清榮（用不輪轉的台語）：但是妳說會下……，妳講會落雨。

惠玲：帶雨衣去，就可以預防下午落雨啦。就算落雨，暑天的西北雨，一下子就過去了。

金枝：清榮，你開始講台語了？這樣不多久你就會講得很輪轉了。

黑塗：我來去。

（黑塗騎上鐵馬，三嬸婆擔菜走，俊昌、金枝跟清榮出去，惠玲繼續晾衣，鄉村彷彿一切恢復寧靜。）

（燈暗。）

第五場

(中元節，罔市、淑端、淑美，在埕上擺果拜拜，清榮和惠玲研究金紙的種類。)

(金枝從外面跑進來。)

金枝：阿嬤！妳要給我做一個公道啦。

罔市：什麼代誌啦？金枝？

金枝：伊講要跟我離婚啦。

罔市：妳說俊昌？怎會呢？

金枝：他這顛預無能膽小又薄情的查甫人，花枝小卷，沒血沒眼淚！自結婚以來，我難道清清閒閒過一日，享受到少奶奶的輕鬆？他只出一仙人、一張嘴，所有事項，都是我在張羅。他做一項賠一項，我陪他提心吊膽，哪一天快活輕鬆？別人看我外頭風光，其實我心內掃西北風、加冷筍(抖索)。我是哪一點對不起他？本來我嫁來廖家，想說後半輩子有依靠，再苦也自擔當，現在下死下種竟說要向我娘家，我，我活到這把年紀，叫我講這款話，還不如死掉算了！

罔市：但他跟妳娘家借錢要做啥？錢難道還不夠用？

金枝：選舉啊！他滿腦筋都是選舉。

淑美：阿嫂，這件代誌妳也有責任。不對的事情就是不對的，沒錢選舉就不要選了，何必借錢選舉，這不是說借到妳娘家去才叫做不對。欠債當選的，以後錢要就能還？靠民代的薪水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一定是污來的嘛。阿嫂，妳早該阻止他了，妳就是事事順他，現在才會行到這步。

淑端：淑美！靜點！他是妳大嫂。

淑美：就是咱自己的大嫂，我才說真心話。

金枝：唉，我也承認我過去太濫馴啦，可我這個人個性就是這樣啊，女人家本

就該三從四德嘛。而且我也是希望夫婿出人頭地，所以鼓勵他打拼，畢竟他年紀輕輕，我總不能叫他死守一份祖產，乖乖認命，種田、種果仔、種香菇一輩子，我哪知道他沒那號屁股食那號瀉藥？人家說做官賊人心，他還沒做官就學會黑心，竟然說借無錢，當不上議員，就要跟我離婚！我怎麼這麼歹命啦！天公爺啊！

（俊昌進來。）

金枝：這個沒良心的，學人家趕時髦，花枝小卷，沒血沒眼淚，離婚那種代誌，也說得出口？也不自己上秤量量幾斤兩？一個鄉巴老而已啦！

清榮（O.S.）：Oh My God！

罔市：金枝啊，妳卡冷靜點兒啦。

俊昌：妳見不見笑？鬧架鬧到阿嬤這裡來，真羞恥！

金枝：怕啥羞恥？阿嬤咱自己人啊。

俊昌：我阿嬤妳自己人，妳娘家就不是妳自己人？妳明知道阿嬤好人，凡事要求自己不評論別人，所以這等囂張。妳怎麼不返回妳娘家裡講去？妳在那邊做好人，擺有錢人的派頭，以為我不知道？借錢時找我廖家，妳王家一角銀也不出，講什麼夫妻同心，妳分明處處吃死我、利用我！

金枝：什麼？你說什麼？我隨你二、三十年來，我都無功勞？你的孩子哪裡來？你名聲人望哪裡來？我幾十年的青春你還得起？在我金枝娘家那邊，你名聲可多好你知否？你若去借錢，以往的造勢就都沒了，給人看破手腳、看現現！

俊昌：造勢也是為得妳自己，好面子、愛澎風。我若一頭牛，給人駛在前頭衝鋒，還給人嫌痢痢！房子妳名下，土地妳名下，家用我在出，孩子們要錢用也是向我拿……，妳有進不出，什麼都給妳飽私囊了，叫妳為夫婿借一點兒錢出來，就喊死喊活，若割妳的肉！這種妻子，離離好啦！

罔市：俊昌！莫黑白亂講！

金枝：給他講！你再給我講一遍！好啊這話你講得出嘴，你心肝真兇！自從我嫁給你，隨你走闖、隨你做人情、隨你借錢、隨你換頭路、隨你木木愁。你行沒兩步就喊累，講無三句就使性子，激骨吃肉屑，我實在真悲哀！誰人嫁尪不是有依靠？我的尪婿青盲掛目鏡（瞎子戴眼鏡）——沒路用。我嫁你做啥？我歹命啦！我怨嘆啦！

罔市：金枝，妳少說兩句啦。

金枝：離婚就離婚，誰怕誰？婚離離算了！

罔市：這怎麼可以啦？

淑美：好了啦！既然這樣，我們做人要有個公道，我不袒護任何人，就算自己的親兄弟也一樣。阿嫂，妳說嫁給我阿兄也吃不少苦，他百行不出頭，還要向妳娘家借錢，所以妳寧可離婚，是也不是？

金枝：對！我上輩子欠他的死人債，才會嫁給他！

淑美：俊昌哥哥，你也決心跟阿嫂離婚，是真是假？

俊昌：有這種妻子，我一天也過不下去了！

淑美：既然你們意見同款，唯一的辦法，就是照你們共同的意思，簽字離婚算了。

金枝：等、等一下，爲什麼，我爲什麼要成全伊？給伊好過？他查甫人四、五十歲還可以娶幼齒，啊我查某人咧，三十歲就花黃葉殘。叫一個老查某孤孤單單，老婆仔拋車輪？……歹勢，淑端，我不是講妳喔！我金枝現在若離尪棄罔，返回娘家，是要給人看笑話是不是？我才沒那麼憨咧！讓你開開心心娶二房新婦，生三五繼子，欺負我親生的囡仔！

俊昌：不用在那兒假仙，賊先惡人。我阿公跟阿爸給我的房子和錢，妳先給我過名回來！

金枝：廖俊昌，你想得美？！第一，我名下的事項，你一樣別想要。第二，以往給人倒的債，我不會厚臉皮去替你去收？第三，你若想選舉，最好莫

提離婚喔，夫妻一雙笑臉台上拜票，才是候選人的標準架勢！

俊昌：好、好、好……。妳這凶毒查某人！

金枝：查某人怎樣？你就是需要像我這樣的查某人，不然你就剃頭店公休——沒法度啦！（改柔聲）俊昌啊，你跟我都不是少年人了，講什麼山盟海誓，真情烈愛？那是年輕人玩的遊戲。咱是搏（賭注）一世人生，拆不散的合股人，生做要鬥陣撩落去。

罔市：是啦，夫妻是三生的緣份，怎可以說拆散就拆散？

金枝：我還聽人家說，夫妻是前生結的緣份、今生如果不要修完滿，下輩子還要再來，擅自離婚也沒有用。

俊昌：造業啦，什麼緣分？我怎這麼衰？

金枝：衰不衰，咱是半斤配八兩啦。

俊昌：了然（沒路用）。

罔市：既然你們知道這輩子注定要做夫妻，夫妻之間，就不要什麼冤仇話都扔出來講。

淑美：這樣看來，我是勸合不勸離囉。

金枝：淑美啊，好家在給妳一激，我頭腦清楚了，才不要放伊去風流快活！他後世人娶豬娶牛，都跟我沒關係，不過這世人，我要跟他一生一世。

俊昌：好了啦，要啼到幾時？真見笑，來返去啦。

金枝：阿嬲，淑美、淑端，剛才阮冤家的話，你們莫給記著呢！人家說大人其實也只是有年紀的孩子而已。

罔市：冤家無好話，誰都知道啦。緊返去，夫妻間多忍耐、互相體諒一下，就什麼代誌都無了。

金枝：就是說啊，議員大人。

俊昌：是，議員夫人。

金枝：來走囉。

(俊昌先出大門，金枝又回來咬耳朵。)

金枝：阿嬤，講實在，我也真無愛俊昌去選什麼舉，不過他逐日跟我這樣翻帳是要怎樣才好？他現在爲了選舉好看頭，才無敢跟我撕破臉呢！阿嬤，妳要幫幫我啦。

(罔市皺著眉，不說話。)

淑端：金枝，這種事等待二兄會返來再參詳，妳今日的代誌還不夠多？

金枝：這樣好啦，我先來去喔。

(金枝去牽俊昌的手，俊昌不依，金枝再硬塞來，兩人手牽手離去。)

淑美：講什麼鬼門開，拜好兄弟？我看咱人間的鬼精，三尖五角，比陰間的還卡厲害。

罔市：淑美，妳越來真不是款呢，講自己的兄嫂！

淑美：真實的，人家也沒黑白亂說。(OS)媽就是這樣，說別人壞話，她自己先歹勢起來。明明有理卻好像理虧似的，總有一天會被人吃夠夠。

罔市：來，一人一支香，虔心來祈禱：一枝草一點露，天公疼咱不巧，也不敢做虧心事，不結仇不冤家不遇壞人。保佑我們一家人平平安安，身體健康，時常團圓，家和萬事興。

(全家人一齊拜拜。)

清榮(OS)：奶奶說，夫妻有千百種相處，都叫做恩愛。我不知道，叔叔和嬤嬤他們是相愛還是不相愛，但是我可以確定，他們一定不會離婚的。

(燈暗。)

第六場

(已經是盛夏之末。)

(惠玲坐在荊桐樹下，輕輕哼歌。)

(清榮從路的那一頭走來，他明顯曬黑了一點兒，穿著也有所改變，台語變得流利。)

清榮：阿玲，妳怎麼在這裡？今日無代誌喔？

惠玲：你說啥？我正在等你啦。

清榮：啊，等我？有、有什麼代誌嗎？

惠玲：快進來，你的爸爸來了。

(惠玲奔向屋子，卻見清榮遲疑不動，又走回來。)

惠玲：是怎啦？他等很久了呢！

清榮：給他等，整個月都不來，就差幾分鐘？

惠玲：這樣……我陪你等吧。

(惠玲回到樹下坐。清榮不知該做什麼，模擬打電動的姿勢，砰砰打了一陣子，回頭看惠玲只是靜靜地看。)

清榮：妳覺得很無聊吧？

惠玲：那你就怕你阿爸等待無聊？他一定很想趕快看見你。

清榮：伊若真正要緊，就不會個把月才來了。

(淑端走來。)

淑端：阿玲仔妳這懶惰查某囡仔，叫妳找妳阿兄回來，妳在這兒納涼？真見笑
啊妳！

清榮：不是啦，阿姑、不是這樣……。

(惠玲突然漲紅了臉，迅速跑進屋裡。)

清榮：阿玲……阿姑，是我在這裡拖拖沙沙，妳莫怪阿玲啦。

(清榮快步跑進屋裡，只留下淑端在荊桐樹旁。)

(隨著清榮進入，大廳正中坐著俊民，旁邊是喜不自勝的罔市、淑美。)

罔市：你們父子倆都一樣，來也不先通知一聲！阿榮喔、快來快來，你爸爸來看你呢！

俊民：阿母，是來看妳的啦。

罔市：沒看過老爸對自己的囡仔如此細意小心的！你若想看阿母，什麼時候不能來，偏選這時陣？這次當然是來看阿榮，煩惱他有習慣咱鄉下末？你自己看，阿榮曬黑了，也抽高了，看起來更加健康。阿榮，你過來看，爸爸給你買什麼書？

(荊桐樹下，淑端喃喃自語。她的獨白與大廳的圍桌對話，以下將交錯進行。)

淑端：父母為孩子長流水，孩子為父母樹頂風。

(桌上有幾本書，清榮拿起來看，念著書名。)

清榮：《新人生觀》、《汪洋中的一條船》、《胡適文存》……，拜託，這小學就讀過了。

俊民：這也是爸爸小時候讀過的，可是忘了什麼時候讀的，看著看著覺得很懷念……，我看你書架上並沒有這兩本。

清榮：你幹嘛偷看我的書架？

淑美：這當然是關心你啊！父母關心孩子的時候，都會細意看伊一項一事。

淑端：廖淑端，妳是在做啥？人們都講妳以後只有靠這個女孩兒，妳怎麼顛倒這樣大聲小聲對待她，妳這麼惹人厭，以後妳就孤孤單單，像金枝說的老婆仔拋車輪。

清榮：所以一放暑假就把我趕到鄉下？眼不見心不煩嘛！

淑美：清榮！

淑端：啊不然妳是要怎樣？她是妳的孩子呢，難道妳不能教？難道說我就要給她討好、給她稱讚？

罔市：阿民，你有好好照顧自己末？一個人食飯有無隨便食？工作過得去就好，家庭也要顧，跟阿榮多點兒時間相處，感情才會好，莫像過去、過去……。

俊民：阿母，過去的代誌莫講了。阿榮在這兒有給妳添麻煩末？

罔市：哪有？我歡喜都來不及哩。而且他好乖，跟你小時候一樣，都會陪我去市仔買菜，也會幫三嬸婆賣菜，還隨我去村頭村尾行行，行到哪裡，人都稱讚！

淑端：當初妳若無離婚，苦打苦過，戲棚下站久總是自己的地盤，怎會像現在，儘是冷眼看別人的故事，人人都在追求，人人都有希望，只有我毫無指望。

（荊桐樹下，三男兩女五個小孩，從樹後面跑出來，他們都穿著古老時候的衣服。彷彿看不到淑端似的，繞著樹玩捉迷藏。）

（惠玲端出糰粽。）

惠玲：二叔，來吃碗糰和肉粽，阿媽做的喔。

俊民：這麼剛好？

淑美：不是剛好，自從阿榮來了後，阿母每天炊糰、包粽，做點心，什麼精神攏來了！每天都像過年呢。

淑端：再看也是別人的故事，再等別人的希望。毫無希望、毫無希望。

俊民：阿母，錢有夠用末？我給妳。（拿出皮夾。）

罔市：免啦免啦。我有夠用，我歡喜阿榮來，阿母夠用就好。

俊民：妳每天煮點心炊糰一定有多花費，拿去啦，要買妳自己愛食的。

罔市：老貨仔（老年人）食無味啦，他囡仔轉大人，吃營養是應該的。

（罔市替清榮添一碗蒸糰。）

淑端：我有什麼好等待的？我有什麼好追求的？今日跟明日有什麼不同的？

俊民：阿母莫寵壞他啦。

罔市：亂講，你們小時候我也不也這樣寵你們，你也沒變壞啊！你不知道老年人就是要無閒（忙），愈運動愈健康。

（說著又幫阿榮剝開一個粽子。）

清榮：多謝阿媽。

淑端：妳以後總是孤孤單單，欠人可憐的老婆仔。

俊民：來一個多月了，台語啊講得零零落落？

罔市：講得不錯囉，而且講國語我也聽得懂。

俊民：有沒有給阿媽添麻煩？

清榮：難免的吧。難道你要我講客套話？

俊民：你這什麼態度？

淑美：聽你們父子講話真生份耶，而且都用國語！

淑端：孩子總是需要大人教示，不然大人作用在哪裡？

淑美：對了，哥哥這次返來要住幾天？

俊民：下晡（下午）就返去。

罔市：下晡？這麼急！也無過一冥（過夜）？

淑端：人活著的作用在哪裡？

俊民：清榮，吃完東西再喝茶，不要邊吃邊喝。

清榮：我一向都這樣吃啊。

俊民：我可沒這樣教過你！

清榮：是媽媽教我的啊。你本來沒教過我什麼，全都是媽媽，媽媽教我所有的事情！

俊民：你現在是我兒子，我教你什麼你做照著做，不要拿你媽媽當擋箭牌。

阿榮：要教訓人也要趁早一點！以前對的，現在怎麼不對？以前不對的，現在都對？我反正全部都是媽媽教出來的，你要不要把我塞回去重來一遍？最好你們根本就不要生下我！

(阿榮站起來，跑進屋裡。)

罔市：阿榮、阿榮！唉，要怎樣才好？父子這麼久才見一次，怎一見面就冤家啦？！阿民，囡仔要溫溫仔教，一下子要他把以前的習慣放忘記，怎有可能？

樹下男孩：我要在這學大人講話。你做阿伯、你做阿叔、你做三叔公。

樹下女孩：啊你自己咧？

樹下男孩：我做我爸爸。

俊民：阿母，給我出去冷靜一下。

罔市：唉，這是要怎樣才好？

(俊民走出合院，來到荊桐樹下。孩子們正玩得熱烈。)

孩童一：我先講，我是村代表，你們要聽我的。

孩童二：你村代表，你最厲害，我給你考試。

孩童一：好啊，考啥？

孩童二：好！我問你，是為什麼叫打牛滴？

孩童三：因為這有牛，這裡的牛特別肥，要打！

孩童一：才不是啦，因為咱打牛滴莊，古早種甘蔗，甘蔗很重的呢，收成的時候常常遇到下雨，所以牛車來載甘蔗時，車輪就陷入濕濕的土裡面，那牽牛的人就給牠狠狠地打！

孩童們(有的模仿牛，有的模仿鞭牛者兇霸霸的樣子)：打！打！打！

孩童一：所以叫做打牛滴，你們知道了吧？

孩童二(突然把鞭子轉為槍，模仿著)：砰！砰！砰！你是村代表，我給你打死！

孩童一(變色)：你黑白講，爸爸不是給人打死的！哇！走開！

(孩子們哄鬧吵打著走遠。)

俊民：我不知道，怎麼做一個父親。

淑端：其實我也不知道，怎樣做個大人。還記得否？咱小時候，上愛來這玩耍，大人在這裡納涼開講、交換意見，咱就學大人的樣子，在這兒搬戲。那時候俊昌就最愛演村代表了。

俊民：那不是俊昌，是我。自從父親死後，大人也不來開講了，我就不在這村仔內做孩子頭王了。

淑端：二哥你好好做，孩子大了總會了解你是爲他好。

俊民：不對，我怎麼做都不對。他是他媽的兒子，自小就是佳卿在帶他、教他，帶到十七歲，怎當怪他？他是伊媽的孩子，佳卿恨我，他也會恨我。

淑端：再怎講，他身軀上流的是你的血，他是你的孩子，這是不會變的。再怎講，夫妻總是夫妻，父子總是父子，你們猶有人相愛相怨，就猶有地方可寄宿，不像我，茫茫渺渺、飄飄浮浮。

淑美：阿姊？阿兄。

（淑美也來到荊桐樹下。）

淑美：阿兄，你勸阿母，把財產都先過名給你，好不好？俊昌哥哥跟阿嫂他們才不會逐日來煩亂阿母。

俊民：厝內代誌，只要阿母同意就好了。

淑美：你怎這樣講咧？你是阿母的兒子，阿母什麼都聽你的、依賴你、寄望你啊。

俊民：我要講什麼？平常時我又不在，鄉下什麼代誌我又沒在管，難道說我一返來，就跟阿母說要分家產？

淑美：哥哥你放下面子想一想，你不講，姊姐人住這裡，每日見面，過給她也不是，過給你，沒有人可以講話！阿母節儉存下的錢，拿給俊昌哥哥做事業，一定有去無回。你難道不怕這樣下去，阿母會連棺材本都給送出去？

淑端：都送出去也不要緊。

淑美：什麼？！

淑端：人講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，而且，妳三冬回來五遍，豈知阿母平常時，誰人陪伊說笑講閒話？阿母生病時，又是誰陪她看醫生？阿母爲咱的婚姻煩惱，還不是跟俊昌跟金枝倆參詳。就算財產通通給他們拿去，也沒什麼不可以。這都是天註定，不是咱的爭也爭無。

淑美：阿姊！

淑端：晚了，我要去替阿母煮晚飯了。（淑端離開。）

俊民：淑美，事事會平順過去，免煩惱啦。

淑美：怎會這樣？哥哥，拜託你跟阿姊好好面對事實好不好？

（淑美雖不同意，也無法再說。兄妹來到門口，俊民提起手提包，準備離開。）

俊民：阿母，我來去。

（罔市和惠玲端雞湯出來。）

罔市：至少飲一碗雞湯。你現在還有誰替你燉補！你看你看，一家人就要食雞，全家大團員。……咦？淑端咧？

惠玲：媽好像說頭痛，躺眠床歇睏。

罔市：她怎這個時間在歇睏咧？啊，會燙，阿民，你慢慢喝。

惠玲：阿媽我也端一碗去給阿母喝好未？

罔市：好！阿玲仔真有孝，順便去看妳媽媽哪裡不舒服？

（惠玲往廂房去。）

罔市：阿玲仔常給我想起以前淑端小時候，真是乖巧，又貼心，事事替大人設想的孩子。

俊民：淑美妳現在無工作，我在台北替妳找找吧，來台北做事好未？

罔市：台北？這樣不是比彰化更加遠？

（傳出惠玲的尖叫聲。）

（廂房燈打亮，淑端臉色發白，一隻沒喝完的農藥瓶子掉地上。）

罔市：阿端，妳這是弄啥？妳怎這呢傻咧？妳、妳是不是弄錯得？妳不是故意的對不對？妳跟阿母講妳不是故意的！

淑美（看一下農藥的罐子）：阿玲仔，快去拿茶來！

俊民：清榮，去叫救護車！

罔市：淑端，妳怎忍心叫阿母白髮人送妳黑髮人？！

淑端（虛弱地）：媽，妳莫管我，我活得好累。

罔市：妳累，是因為媽媽拖累妳嗎？妳不要做我的女兒了？

淑端：不是的，媽我永遠是妳的女兒。反正我的生活無希望了，哪裡都不會再去，不會再嫁人，不會有孩子，一天過一天，拖日子而已。

惠玲（衝上來）：媽媽，妳怎這麼講？妳還有我啊、我是妳的女兒啊，我只有妳一個媽媽呀，我當媽媽是親生的媽媽！阿媽是親生的阿媽！除非妳不要我，否則我永遠賴在妳身邊伺候妳、孝順妳、陪伴妳，妳趕我我也不走！

淑端：真正的？

惠玲：真正的。

（黑塗、三嬸婆、俊昌、金枝……都紛紛來到門口。）

黑塗：裡面發生什麼代誌？

金枝：看起來一定有新聞囉。

（燈暗。）

尾聲

(傍晚，紅霞餘暉，映泛天際。)

(場上靜悄悄的，像暴風雨後的寧靜。)

(傳出沙沙聲，惠玲出來掃地。)

(清榮默默看著她。)

清榮：我幫妳掃地？

惠玲：免啦，勿要緊。

清榮：我幫妳掃。

惠玲：免啦，勿要緊。

清榮：我想要幫妳掃。

(清榮拿過掃帚。惠玲看著他掃地。)

清榮：妳現在有在偷聽鳥仔在叫嗎？

惠玲：有啊。現在樹上的鳥仔，跟你剛來時的聲音已經不太同了。有一種真美的鳥，叫八色鳥，只有夏天才看得到，可能是從東南亞飛來的，到秋天就無看見影了。

清榮：我要返去台北了。

惠玲：我知。

清榮：小姑姑也要去。

惠玲：我知。

清榮：爲什麼妳總能夠這麼平靜……。

(惠玲轉身拿來噴壺澆花。)

惠玲：我有事情在做啊，我也一樣要讀高中啊，我還要照顧阿媽跟阿母。你有注意到嗎？今天早上，我又少拿一雙筷子，阿母又罵我，罵完我就笑了。其實阿母罵我不是真的氣我，她是希望我需要她。

清榮：誰不需要妳呢？妳是我見過最聰明的女孩子。

惠玲（搖搖頭）：才沒有呢！我覺得你們都市人，就像天上的鳥兒啊、地上的動物啊，這裡不愜意就飛往那裡，四處跑、四處找，尋找不一樣的東西。但是我們鄉下人，種在土地裡，就像這裡的樹啦、花啦、稻子和甘蔗……，一日一日站在同款的所在，靜靜地站著，靜靜地看著。可是，這個世界，你若站在同一個地方靜靜地看，看久了，也能看?不一樣的東西來。我們啊有很多很多的時間，可以這樣慢慢看啊看，看到希望，和快樂。

（兩人盯著同一個地方，直到姑姑淑美走出來，帶著小火爐和餅乾盒到樹下。她拿出餅乾盒內的信一封一封撕碎，放在小火爐裡燒化。）

（阿榮和惠玲靜靜地看。）

清榮：阿姑，妳不要再看一眼，就燒掉？

淑美：不用了，我已經全記在頭腦裡了，閉著眼睛也可以背出來，再也看不出什麼。

惠玲：妳在屋內還有好多的餅盒仔，這些餅盒仔難道都不一樣？

淑美：都不一樣。它們都有名字，有一盒，是我十歲那年最寶貝的東西。有一盒，裡面有好幾朵乾去的荊桐花，那年花開得好美。還有一盒，有我高中時收集的明星相片。……還有一盒，紀念我的初戀。

（淑美將信通通燒化，清榮和惠玲看著她的臉被火光照紅。）

淑美：這一盒，是紀念我三個月——季的戀愛。

清榮：阿姑，我也有一個餅盒仔。

惠玲：在哪位？

清榮（指自己的腦袋）：在這。

淑美：清榮，你還會想念你媽媽嗎？

清榮：沒法度不記得的啊。但是媽媽的人生，並不是只有我就足夠了。

淑美：阿榮，你長大了。……你知道阿姑自小就沒爸爸了。

清榮：嗯。

淑美：我對他沒記憶。聽人說他又熱心、又慷慨、又有學問，人人說到他都稱讚他。他也是阿媽愛戀一生的人。像這樣的爸爸，對我來講，根本就沒缺點，是十全十美的。若是我是男子漢，像我阿兄，你爸爸這樣，他一定會想，要做什麼款的爸爸，才能親像我們的爸爸一樣，又完美、又沒缺點、沒得比。

（停頓）

清榮：這很困難。

淑美：就是啊。你是個聰巧的孩子，一定知道，你爸爸他還需要時間，習慣做一個有點缺點，卻不缺席的爸爸。

清榮：其實好家在爸爸有送我來打牛瀟。不然，我就不會跟阿玲跟阿姑講這麼多話，也不會知道爸爸是怎樣長大的。

惠玲：清榮哥哥，（指著清榮的腦袋）你那裡的餅盒仔，有號什麼名？

阿榮：叫做……今年夏天。（OS）那年夏天。

（他望著惠玲微笑）

（這時彷彿有微風吹起，把小姑姑焚信的青紅色灰燼，吹上天空。）

淑美：（OS）飛去了！我的愛情。

清榮：（OS）飛去了！我的暑假。

惠玲：好美啊！

清榮：（OS）媽媽，愛一定是種很好很好的東西吧，妳一定也想再愛上別人吧？

（厝裡隱約傳來老祖母呼喚：該進來了，進來食晚飯啦……。埕上的孩子們也應和著。）

(音樂起。)

(燈漸暗。)

(劇終)